

行到盱眙,遇见“第一山”

本报记者 竺大文



江苏淮安盱眙第一山。

视觉中国

到盱眙,遇到了一座山。这山居然是“第一山”,且还是米芾题的。山并不高峻,十来分钟就能登顶。上去一看,有殿有堂,有摩崖石刻的保护廊。盱眙的地势,西高东低,也有一些丘陵。在当地,这座原来名为南山的小丘肯定不是最高的。同在县境内的黄花塘,当年新四军军部驻扎数年,依靠的就是附近有山丘作为掩护,想必不会太过平缓。这就有些意外了。更有意思的是,检索一下,发现米芾的这个“第一山”差不多题遍了祖国的各地山水,峨眉、武当、庐山、华山,甚至杭州吴山的瑞石洞侧都有这款题词。

不过,只在盱眙,米芾还留下了一首诗:“京洛风沙千里还,船头出汴翠屏间。莫论衡霍冲星斗,且是东南第一山。”诗题就是《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》。显然,这个“第一山”是从“东南第一山”里摘取出来的。在山腰的碑廊里,读到各种大咖的加持,比如苏东坡,比如杨万里,他们纷纷附和米芾,以后索性让南山改名成了“第一山”。

韩天衡美术馆馆长顾工,曾有一文,通过层层追溯,推理出一个结论,其他各地,都是古人羡慕米芾在盱眙南山的题诗,又缺乏版权意识,拷贝来给自己的家乡用了,时间还基本集中在晚明。比如,华山的碑上,坦率地承认:“南宮此刻向在盱眙,摹刻于兹永壮名岳。”

可问题还没解决,按照记载,米芾路过盱眙题诗的这一次,已经年近50,其一生的所游名山大川多矣,即使局限在东南,这座南山何德何能,经得住他这么夸呢。

这又有两种推测,一种是说,米芾在南山见到一位杜宝臣,他的家中藏有唐刻的善本《兰亭集序》,米芾爱不释手,带着几个儿子,硬生生把这个帖子给临摹了下来。米芾推崇王羲之之行书天下第一,爱屋及乌,也赞米书帖主人的所在为“第一山”。

这种推测颇有趣味,却不免求之过深,我倾向的,还是另一种,也是通常的说法,就是米芾沿河而下,两岸平畴,单调的风景使得旅人陷入了乏味的困顿之中。在盱眙,忽见此山,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,弃舟上岸,大笔一挥,就名之曰“第一山”,也算文人的性情中之吧。

这是在宋绍兴四年(1097),米芾从开封出发,到江苏涟水县就任。对于习惯高铁的我们,很难想象当时的旅行速度,这段距离,就是花费几个月也毫不足怪。

而我更感兴趣的,是米芾所走的路线以及这座突兀而起的南山,所暗示的黄淮之间的这片土地,它们曾经的模样和演变的过程。米芾走的乃是汴水,也就是隋炀帝的通济渠。他引洛阳附近黄河的水,行向东南,穿过安徽,到泗州注入淮河,正是隋唐大运河的开端。

唐人杜宝所撰的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“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,可通龙舟,两岸为大道,种榆柳。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,树荫相交,每两驿置一宫,为停顿之所,自京师至江都,离宫四十余所。”这不就是米芾诗中所言的“船头出汴翠屏间”吗?

一座小小的南山,居然让米芾惊醒,连衡山都快比不上了,更可见这个区域的舒缓平展。事实上,在大致被称作苏北或淮北的这个区域,在唐以前,是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区。

“江淮熟,天下足”,这句谚语并非无中生有,而淮河流域甚至比长江流域更为富庶。唐代诗人张籍的《泗水行》里这样描绘:“春冰销散日华满,行舟往来浮桥断。城边鱼市人早行,水烟漠漠多棹声。”

想起了这趟旅途中,之前在扬州,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,在第一个展厅里见到过的高大的神兽,是麒麟,是辟邪。这些被想象出来的生物,那么雄壮、厚实,并且傲然,和通常认知中南方的婉约如此不同。那是比唐宋更早的南北朝时期,几乎没有地面遗存,除了这些神兽。而这些神兽的造型,是否也在宣示,当时江淮一带的富足,是怎么也掩藏不住了。

顺便说说,博物馆里的这两件是复制品,真身一直伫立在丹阳平野上,守护着南朝已不知所在的帝王。这一次来不及去丹阳郊区,倒是后来回到南京,在另外一个南朝石刻集中的栖霞区,寻访到了多个,一样挺胸凸肚,神完气足。不过它们的待遇相差很大,有的配有专门的美丽公园,有的在社区草坪上,有的在学校里,最可怜的是南朝末开国君主刘裕的两只,被关在马路边的棚子里。

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,淮河流域更是英雄辈出,秦末汉初的项羽、韩信、刘邦,风云际会,几乎都在此起家。后来在宿迁,我们还见到了项王手植槐,相传是2200多年前项羽离开家乡时亲手栽种。这大槐树枝繁叶茂,树冠直径约有10米之广,更奇的是,每年依然发芽开花。

与这样灿烂的过往对比,不免让人一声长叹,众所周知,到了民国时期,苏北已经日渐贫困、落后。这种巨大的变迁,既有天灾的原因,更是人祸所致。

运河的开凿,固然是打通了南北的动脉,却也是对于南方的抽血。唐朝有一位大臣李敬方,一度被贬,到浙江临海当过台州司马。他写过一首《汴河直进船》,一针见血:“汴水通淮利

最多,生人为害亦相和。东南四十三州地,取尽膏脂是此河。”这里的“生人”,就是“生民”,唐朝讳“民”而改“人”。可见,早在唐时,东南地方就被横征暴敛,由淮入汴,供中原统治者之用。

就在米芾那次经过泗州题诗之后,恰好30年,发生了靖康之变。北地逐渐沦落,淮河成为前线。当然,这时不再需要通过通济渠,向中原地区输送粮食了,河道开始逐渐淤积。

南宋建炎二年(1128),为抵御金兵南下,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西南人为决堤,这一带顿成沼泽之国。更严重的是,这导致了在之后700年间黄河夺泗入淮。淮河被粗暴的携泥沙而来的黄河侵占了下半截,时间一长,下游河道淤高,大量河水徘徊不去,硬生生在此漫出了一个洪泽湖。

曾经让米芾昏昏欲睡的汴水则日久湮废。也是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,这里最大的一件展品,就是整块的汴水河道剖面,不过是取自另外一端的开封。

剖面从下到上,是唐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层,由左向右,则是一条条蜿蜒的白线,标出了不同年代里汴河河床的走向。唐代,河道很深很宽,河道底部白线呈现“锅底”形。此后河道逐渐变窄变浅。到了清代,曾经繁盛的汴河成了小水沟,再后来完全淤积成了陆地。

其实,南宋诗人楼钥也可印证,大定九年,即1169年,他随舅父汪大猷出使宋朝,把途中所闻写成《北行日记》。这时距离米芾题诗已经70年了。

他记录道:“至此河益湮塞,几与岸平,车马皆由其中,亦有作屋其上(指在河底上盖了房子)。”又说“宿州一带汴河底多种麦”。这支使团不得不弃舟上岸,继续骑马而行。

至于那座“第一山”,原来因为在泗州之南,才被叫作南山。现在泗州已经陷入金人之手,宋人只能登临此山,一腔愁绪地眺望北面的城郭了。

三

这一次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“百名文化记者江苏行”,大致上就沿着运河走。从南京到宿迁,穿越的正是通常被称作苏北的地方。越走越分明感觉到,在这里,围绕着运河,环绕着水,历代的人们投入了多少的智慧和精力,甚至大量的生命。

大约我们是习惯了江南的运河,平缓地流淌着。其实,整条京杭大运河,由人力强行开凿,为了贯穿南北,它不得不从多个屋脊般的地形上通过,有着多次的起落。运河河底在鲁南段就高出苏北段约四五十米。它又不时和长江、淮河、黄河相遇,情况变得更加复杂。

回来后,借了几本书来读,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的著作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》,他用60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了淮北社会生态的变迁。因为战争,因为治黄,因为保护漕运和盐务,明清两代一直延续的错误决策,使得这个局部被牺牲了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从慷慨悲歌、问鼎逐鹿的社稷栋梁,沦为一度被人耻笑的泼妇刁民。

第二任总督戴维新,当年经过淮安,他胆战心惊地写道:“我们的轮船在运河上漂流时,向下看,可以看到破败不堪的城墙。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是,运河河岸发生了任何变故,都一定会对这座城市造成毁灭性影响。”

事实上,从明清直至民国,水灾对于当地来说,早已司空见惯。康熙十九年(1680),一场特大洪水,就把与“第一山”相呼应的泗州城,整个地沉入了水底,成为洪泽湖的一部分。

这天,我们乘坐大巴也来到洪泽湖。湖水一望如镜,波澜不惊,早已换了人间。先是参观三河闸,然后沿着70公里的大堤行驶。堤身宽大,除了道路,都是浓密的树林,偶然能瞥见其中有悠闲的散步者。车辆始终笼罩在大片的树荫里,密集的枝叶,稍远处的湖水在空隙里闪烁。午后的我,在这种连绵不绝的绿色里,体会到了米芾式的舒适的困意。

大巴最终停在了一个叫周桥大塘的地方。清道光年间,这里被冲出了一个近400米宽、深24米的大塘,堤东的盐城、高邮、泰州数县尽被水淹。那还是冬天,湖面上的巨浪裹挟着冰凌。据记载,洪泽湖水位下降后,黄河水又倒



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的“陵口石刻”。

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



“水上立交”附近水利枢纽群。

徐渭明 摄

灌进来,泥沙淤塞河口导致次年漕运中断,近1800艘漕船不能北上,朝野为之震动。江南河道总督张文浩被革职发配伊犁,两江总督孙玉庭被革职留任。因服母丧在家丁忧的林则徐被夺情起用,身着便服走上了周桥大塘的工地。

这段短短750米长的工程,当时足足用了6年。今天,高达9米21层的直立式石工墙仍巍然屹立,条石之间严丝合缝,纸插不进。当地的导游特别提示我们去个个别石墙破损处暴露出来的铁铜。这是一种形似领结的生铁构件,可以把两块石料紧密地连接起来。林则徐要求,在铁铜上刻上每一段负责人的名字,包括他自己的。

果然能找到“林工”的字样。铁铜镶嵌在墙体内部,外面是看不到的。刻上铭文的意图是,若再度决堤,就要查验铁铜上的铭文。林则徐不愧为清朝的干臣,早就采用责任制了。

我们又问,那这大塘,现在还能用吗?回答是,还能用,一旦洪泽湖水漫过,这里可以缓解水势,但几乎不会用了,现在的洪泽湖不太可能再发生那样大的洪灾。其中的一个关键,就是我们参观过的三河闸。

1952年修建的总长近700米的三河闸,是淮河水江的第一道闸门。前一年,毛泽东发出号召: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”当时,在1.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了16.4万名建设者,调动了32万吨物资器材,仅用10个月时间就建成使用。直到今天,三河闸仍然是淮水上规模最大的节制闸。

新华社报著名的摄影记者晓庄,在1953年5月前后,花了半个月时间拍摄三河闸和它的建设者们。我曾经采访过她,请她在每10年中选出一张照片,说说其中的故事。老太太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,那次她并没有选择拍摄三河闸的照片。

不过,差不多70年后,她在接受“交汇点”记者王宏伟采访时,仍然记得工程建设场面的壮观,“那年我19岁,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

人工建筑,从取景框里看去,到处是密密麻麻的人,他们日夜施工,工地上永远一片鼎沸。到了晚上,照明使用探照灯,从住地远远望去,黑暗中的那片亮光特别醒目,给人热血沸腾的感觉。”

三河闸建成运行后第二年,就经受了1954年洪水的严峻考验,它的设计流量为8000立方米/秒,实际泄洪量却达到10700立方米/秒,苏北里下河地区在特大洪灾中躲过一劫,这是洪泽湖形成以来的头一回。

不仅是三河闸,这一路,我们见到了各种治水设施,壮观、坚韧,甚至充满想象力。比如,就在洪泽湖以东30公里,淮河水海道与京杭大运河相遇了。运河之水凌空而行,从淮河身上跨过。

这被当地人称为“水上立交”,他们南北向地为运河修建了长125米、宽80米的混凝土渡槽,支撑渡槽的是横跨淮河水海道的15孔涵洞,为东去的淮河水留下了通道,兼具泄洪、灌溉、发电等功能。这条半空中的运河航道,每年的船舶通过量近2.9亿吨,是运河全线最繁忙的河段之一。

米芾当年往涟水赴任,离此并不远,会经过这里吗?如果见此奇景,他又该吟诵出怎样的诗篇?

回来后,在网上翻检各种信息,又得知,多家考古队联合进行的古泗州城考古发掘项目已经完成。由于淮河治理成功,洪泽湖水位下降并稳定,古城居然已经不在湖底,而是又退回到了陆地,淤垫在乡野泥土之下。其所在位置距离盱眙县城只有1公里,距洪泽湖却有12公里之遥。

初步的勘探,已经勾勒出了城郭的轮廓,包括汴水的遗址。这座沉睡300载的古城,可能还几乎完整地淤泥包裹着,仿佛一座地下的庞贝城,不过,现在揭开的只是百分之一。

说不定呢,再过几年,再去登“第一山”,能眺望到逐渐拂去面纱的古汴水河道,还有曾经那样繁华的泗州古城。

心香一瓣

白鹭又飞始丰溪

范伟锋

夕阳欲沉,我在浙东名邑天台县始丰溪畔观白鹭。

始丰溪是浙东名溪,横向贯穿天台盆地70余公里,途中汇入苍山倒溪,赭溪等多条溪流,最后流向东海,是天台县名副其实的母亲河。

天台山素以“佛宗道源、山水神秀”著称。历史上,许多文人墨客被其秀丽山水和深厚文化所倾倒,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。东晋孙绰作《游天台山赋》,“穷山海之瑰富,尽人神之壮丽矣”。李白曾诗“龙楼凤阙不肯住,飞腾直欲天台去”。特别是读到郁达夫那句“每因流水想天台”,水样的春愁便慢慢涌上心头。

宋元时期,三茅溪与始丰溪交汇处多有沙渚,芦荻丛生,水草丰茂,常有鸿雁、鸥鸟、白鹭等栖宿。元人汤其的那句“清溪溪口荻花秋,底事年年伴白鸥”,就是当年天台环境优美的最好写照。

曾几何时,始丰溪的水变脏了,翩翩起舞的白鹭也消失了。

长风破浪会有时。自开展“五水共治”以来,天台已六获“大禹鼎”,评上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和5A级风景区,天蓝蓝、水清清的日子又回来了。特别是始丰溪国家湿地公园建成,占地424公顷,湿地达率70%以上,仅连片的天然枫杨林和古樟树群就有500多亩。里面植被茂密,生态优渥,去这里休闲吸氧是一种新时尚。有人形象地称之为“秘境”,说:“一入其里,烦恼事就被消化得无影无踪。”春夏时分,我常行走在水岸边木栈道上,两旁林幽竹翠,凉意不请自来。不时几声鸟鸣,小松鼠探头探脑。

途中,我碰到小陈。小陈学环保,毕业后即到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工作,主要负责植物病虫害、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和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。这几年,他亲身经历了湿地公园的成长,也深深爱上这份职业。他认为,一个地方环境好坏直接体现在生物种的回归数量。谈起这里,小陈如数家珍。湿地公园内共有野生及常见栽培的高等植物1093种,其中,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4种,省重点保护植物6种。野生脊椎动物249种,占全省总种数的29.9%,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8种。当然,白鹭的数量是越来越多。

我观白鹭的地方叫始丰湖公园。它是顺始丰溪自然河道,将经城市这段役打造而成,目前成为城市之核。每当夜幕降临,人们拥至此处游玩锻炼。灯光秀下,长桥卧波,湖桥成趣。忽然,有人喊道:“快看,一只白鹭还定在那里。”

我于岸上寻鹭,鹭在芦边听雨声。与其说是爱美的人成就了良好的环境,不如说是环境改变了人。始丰湖公园往龙山方向不远,安科村自唐朝开始就临溪而居。近年来,安科村依托良好的生态,建起亲水平台,还把村内天然松树林改成休闲公园。早些年统一规划建设农房,略加粉饰,办起各具特色的农家乐。地道的农家菜,触目可及的美景,泛舟溪上的体验,连上海等地的客人都纷纷来打卡这个“白鹭村”。可以说,像安科这样依靠湿地富民、水清则村兴的例子,在始丰溪上还有很多。

村里老人告诉我,安科村又名燕窠村。看着成群结队的白鹭又飞过始丰溪,飞过丛林与山头,飞向更遥远的火烧云。我们与白鹭,不正像密不可分、燕与窠吗?

这样美美与共的故事正不断演绎,也会延续下去!

小村之梦

姚云龙

我住在一个叫姚家墩的小村里,从小就参加生产队劳动,每天和乡亲们做着同样的梦:镰刀、扁担、箩筐、稻谷堆满仓。鸡犬相闻,日子舒畅,一日三餐甜又香。

当时,这个小村梦可不简单,因为小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借粮吃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清楚地记得,四十多年前,我到师范学校去报到的那一天,天空中一轮红日照耀大地。我赤着脚,一步一滑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,乡亲们用羡慕的目光望着我说:“你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农民,交好运了。今后,吃国家粮了,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。”

光阴荏苒,时过境迁。小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早已拔掉了穷根,乡亲们再也不用为一日三餐愁眉苦脸。泥泞的小路也成了历史。这条几十公分宽的小路先变成了一条1米多宽的塘渣路,然后又变成了一条2米左右宽的石子路。前年,村里又把它修成了3米宽的水泥路。村里的老年人不像以前,一下雨只能呆在家里。他们骑着车,天天上街去。这条见证了小村不断发展和人民不断富裕起来的小路,现在又在拓宽了,不用多少时间,它将变成一条5米宽的乡村公路。

过去被称为“鸟不拉屎”的姚家墩,村民不但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,还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时俱进,小村编织了新的美梦:汽车来往,道路宽敞,楼房、别墅,花园芬芳。白天工作喜气洋洋,晚上广场舞歌声嘹亮。睦邻友好正气飞扬,生态和谐美丽新风貌。

小村人民不甘落后,不懈努力,为实现新的梦想而奋斗。

美丽乡村建设并非一帆风顺。村民迫切想要把宅基地变成美丽的花园,或者健身场地。然而,在美丽乡村建设中,个别家庭把厨房污水随意排放。也有人在墙外搭一个简易棚,养鸡、养鸭、养猪,严重影响了小村的美观。村民期盼早日整治那些顽固地存在着脏、乱、差现象,纠正极少数的恶劣陋习。

小村新梦是美好的,但要变成现实,要靠大家齐心协力,劲往一处使。